

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李辉 主编

冯友兰

宗璞 著

大象出版社

云在青天水在瓶

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李 辉 主编

冯友兰

云在青天
水在瓶

宗璞 著
大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冯友兰：云在青天水在瓶/宗璞著. —郑州：大象出版社，
2002. 9

(大象人物聚焦书系)

ISBN 7-5347-2915-7

I. 冯… II. 宗… III. 冯友兰-生平事迹
IV. K82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2622 号

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冯友兰：云在青天水在瓶

著 者 宗 璞

责任编辑 何 力

责任校对 崔 靖

装帧设计 但汉琼

出 版 大象出版社(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(电话：0371—5726194)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6.25

印 数 1—8 000 册

定 价 21.00 元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新 序

李 辉

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。

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。此话颇有道理。且不说电视、电影、光盘等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，单单老照片、老漫画、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，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在文字里感受生活、感受历史，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，阅读历史。的确，一个个生活场景，一张张肖像，乃至一页页手稿，往往能蕴含比描述文字更为丰富更为特别的内容，因而也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，诱发读者的想象。

这些年来，每次出国访问，总要买上一些图书。在它们中间，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、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，如《凡高兄弟》，如《弗吉丽亚·伍尔芙》等。这些图书，在结构、编排、开本诸方面，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，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的想法。非常幸运的是，我的这一想法，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，这便是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的由来。

说“聚焦”而非“传记”，是因为严格地讲，书系中的作品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人物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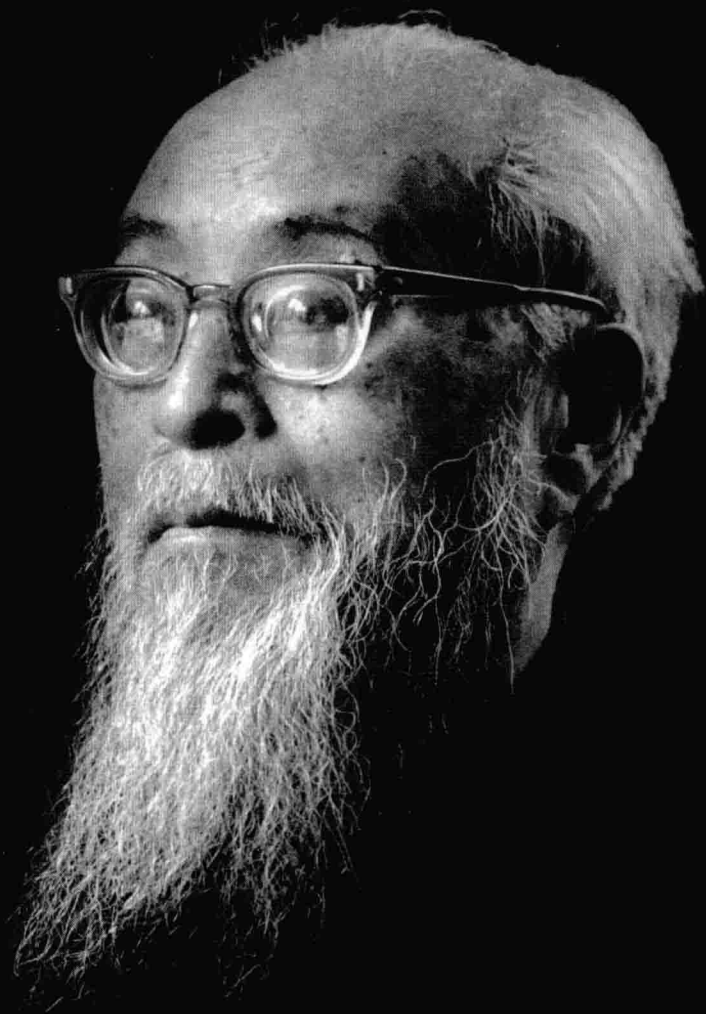
而是尽量以人物一生为背景，来扫描、来透视作者最感兴趣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。几年前在“沧桑看云系列”中，我曾采用过这种写法。这样的文字假如能与历史照片、图片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，当然也就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画传。同时，在正文之外，本书系还特意以“补白”方式选摘传主的自述、他人的评点等文字。图片的说明也改变通常的模式，尽量使之较为活泼，更具内涵。我想，这样的编排，能够使一个人物的一生，在较小的篇幅中多层次、多侧面、更生动地呈现出来。

任何形式的聚焦，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。审视他们，实际上也就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。这便是我对这套描述历史人物的书系情有独钟、乐此不疲的原因。

2000年、2001年两年里，我先后完成了对巴金、梁思成、丁聪等十位人物图书的出版。我很高兴这一图文并茂的形式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行家的好评，为此，自2002年起，我将广邀新的作者加盟，“书系”不再仅限于我个人的创作，而是由更多的作者来描述更多的人物。我的设想是，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，该书系能够以它特有的形式，构成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的斑斓长卷。

愿这一设想早日成为现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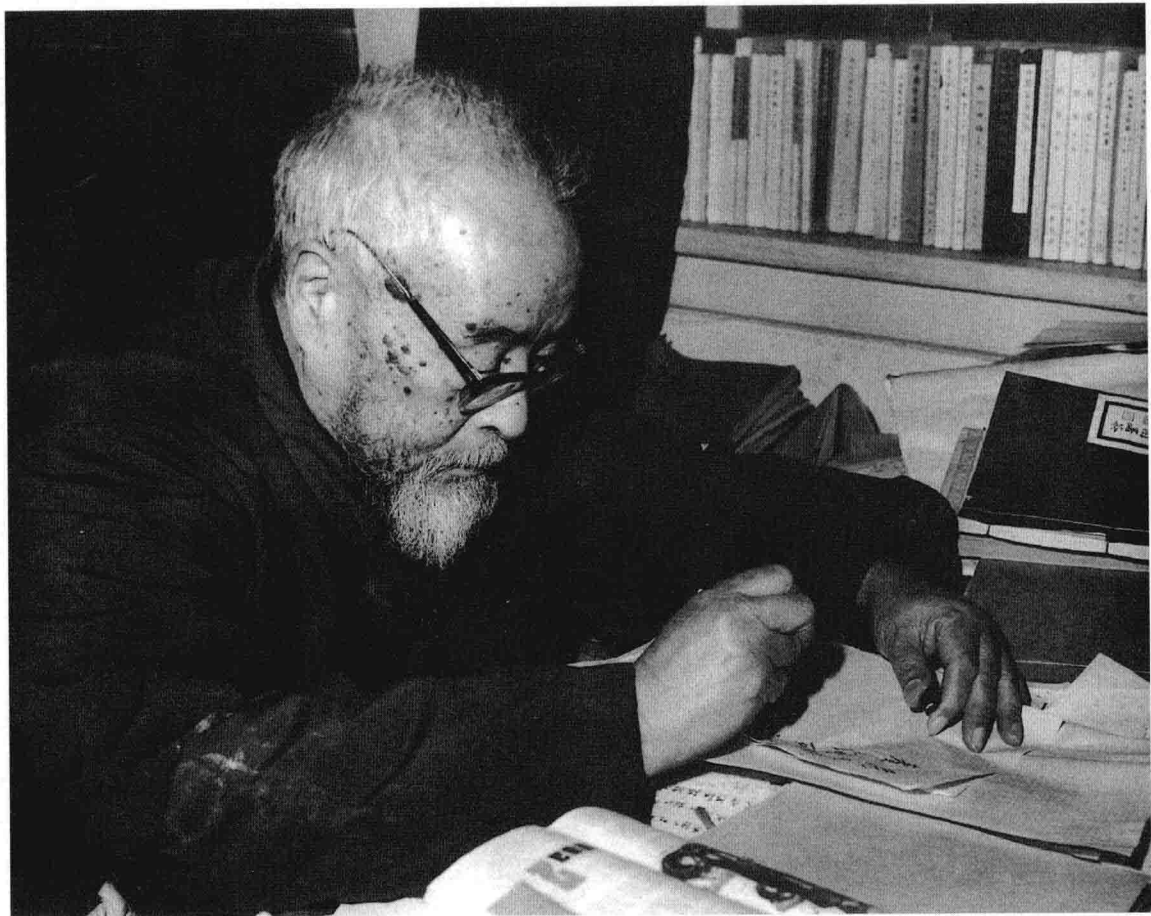
2001年12月25日，北京



世纪哲人冯友兰。

2000年春，我患目疾，好几个月都在医院间奔走。住医院，上手术台，对我都不是新鲜事，可这一次却怀着极大的恐怖：我怕变为盲人。我怎能忍受那黑洞里的生活，怎能忍受那黑暗，那茫然，那隔绝。

我等待第三次手术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还在等待。一个夜晚，我披衣坐在床上，觉得自己是这样不幸，我虽不会死，可是以后再无法写作，我为这可能发生的不幸而苦恼。朦胧中似乎有一个人影飘过来，他坐在轮椅上，手拈胡须，面带微笑。那是父亲。



“不要怕，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，你也会的。”我的心听见他在说。这以后，我又有几次感觉到父亲。他有时坐在轮椅上，有时坐在书房里，有时在房间过道里走路，手杖敲击地板，发出有节奏的声音，他没有说话，可是每次我想到他，似乎都能得到指点和开导。

老实说，父亲已去世十余年了，时间移去了悲痛，减少了思念。以前在生活安排上，我总是首先考虑老人，后来则改变了，甚至淡忘了。而在失明的威胁下，父亲又一次来到我身边。或者说，我又想起了他，因为我需要他。

九十岁的老人，听力、视力及身体的其他部位均已出现生理障碍，但他仍以一种顽强的信念支撑着写作。



河南唐河文峰塔。冯友兰儿时经常在此游玩。



少年时期所学的“新学”之一——《地球韵言》。是父亲亲自编写的一种有关中外地理知识的教材。

“不要怕，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，你也会的。”

我会吗？我需要他的榜样，我向记忆深处寻找……

父亲最后的日子，是艰辛的，也是辉煌的。他逃脱了政治旋涡的泥沼，虽然被折磨得体无完肤，却幸而头在颈上。他可以相当自由地思想了。1980年他开始从头撰写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七卷本。用口授方式，完成这部一百五十万字的大书，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。当时他已是八十五岁高龄。除短暂的社会活动，他每天上午都在书房度过。他的头脑便是一个图书馆，他的视力很差，跟前的人也看不清，可是中国几

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他头脑里十分清楚，那是他一辈子思索的结果。哲学是他一生的寄托。自1915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，他从没有离开过哲学。

父亲考入北大时，报的是文科。当时有人劝他读法科容易找工作，而且，法科可以转文科，可是文科不可以转法科。父亲听劝报了法科，考取了，但后来他还是转入文科。攻读法科，更容易登堂入仕，但那不是他的理想。他选择皓首书斋的哲学作为他的终生事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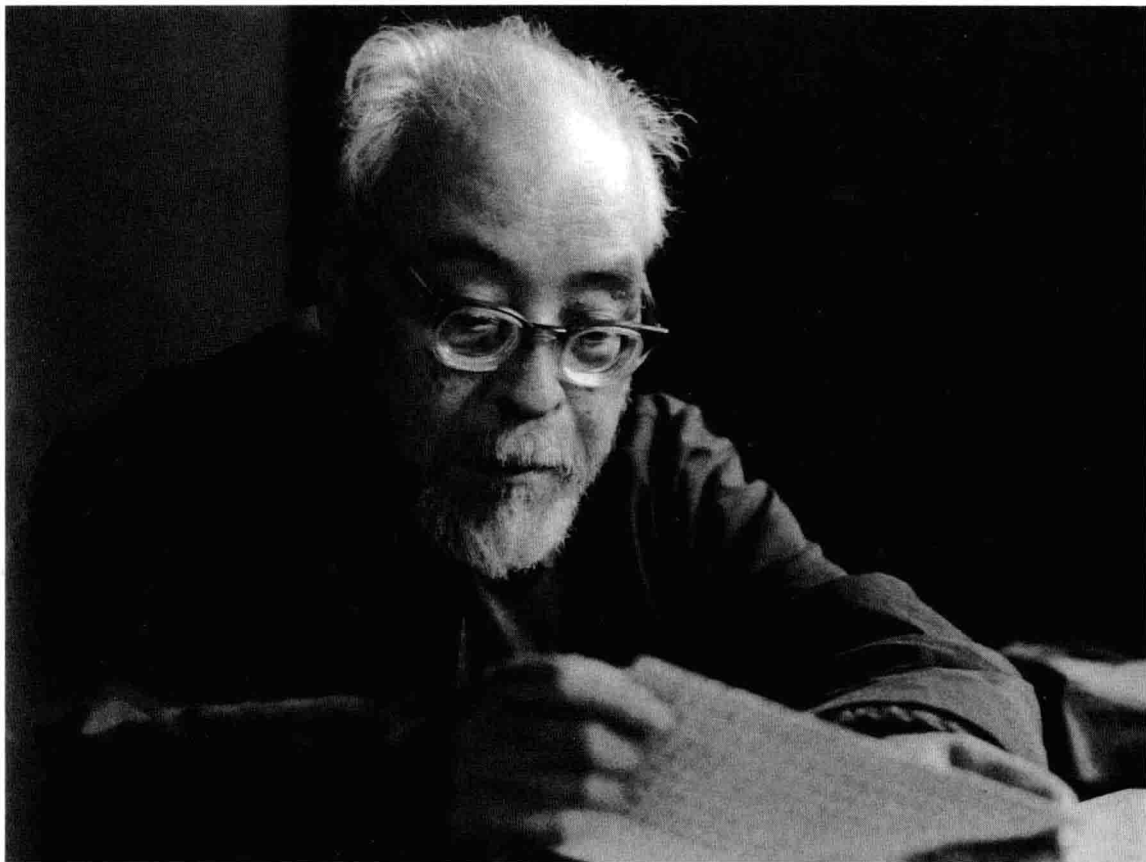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那一代出生在十九世纪末的人，创造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新文化，不管在哪一学科，哪一领域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热爱祖国，要使自己的国家扬眉吐气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。我相信，我的了解没有错。父亲的哲学不是空谈哲理，也不是书斋里



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。

1912—1915 年在中州公学读书期间与同学合影（左三）。





1985年冯友兰已是九十岁了,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还有四册需要完成。

芝生先生不只是大学
问家、哲学家、哲学史家、
教育家,更是一个爱国主
义者,一个中国人!

陈岱荪

的机锋,他要“阐旧邦以辅新命”,就是要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,作为建设新国家的营养,永远关心着国家、民族的命运,这就是他的“所以迹”。历经磨难初衷不改,他临终前完成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的最后一页,写的仍是张载的那几句话: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他仍然是“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”。

父亲在1942年写的《新原人》中曾阐释过他毕生追求的人生境界——他的哲学的灵泉。此书自序开篇就是张载的四句话,接下去是,“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。况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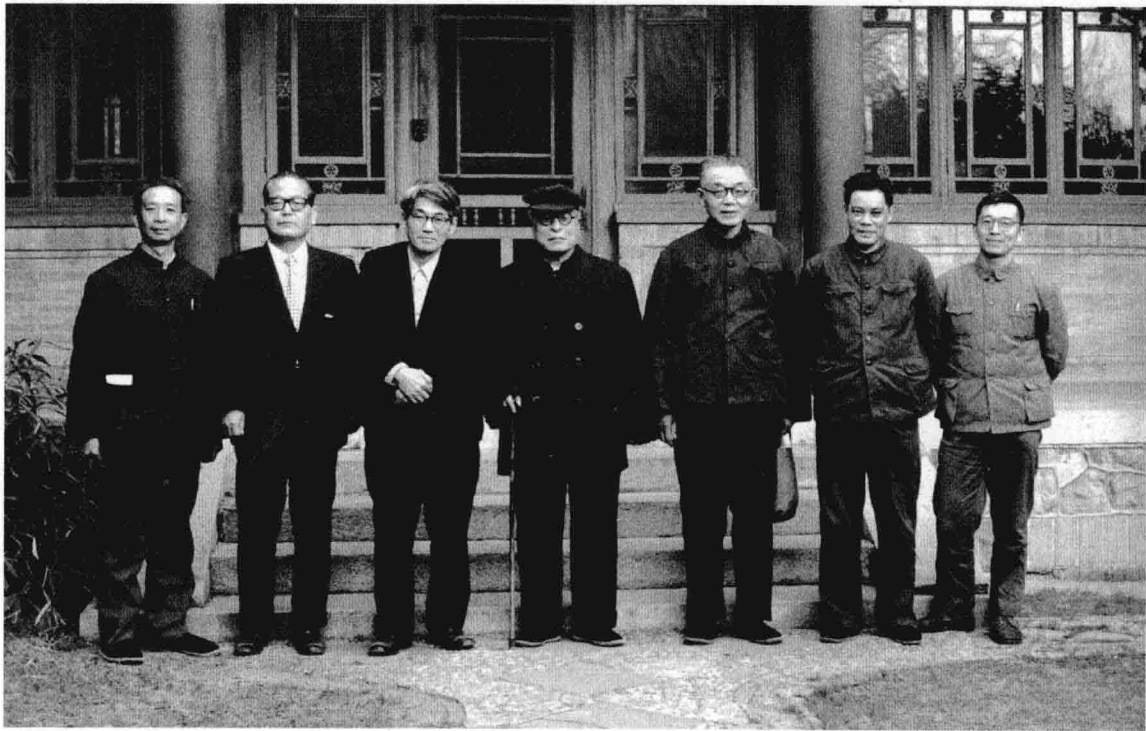
国家民族，值贞元之会，当绝续之交，通天之际，达古今之变，明内圣外王之道者，岂可不尽所欲言，以为我国家致太平，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？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非曰能之，愿学焉”。我一直认为，《贞元六书》的几篇短序都是绝妙文章，表现了父亲的心胸气魄。听人说有哲学教师讲张载四句竟至泪下，可知怀有为国为民安身立命这种情怀的人并非少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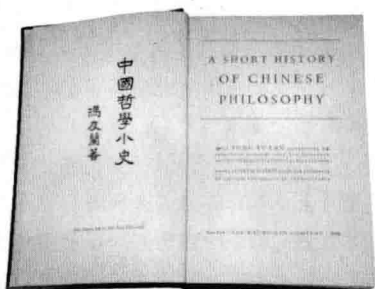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最后十年的生命，化成了七卷本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这部书。后人认为这部书对论点、材料的融会贯通超过了三十年代的两卷本，对玄学、佛学、道学，对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提出了独到

“西学东渐”，中西哲学的结合是必然的趋势。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、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，三家学说都表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。熊先生的哲学是由佛学转向儒学的，也受到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。在熊氏哲学体系中，“中”层十分之九，“西”层十分之一。金先生惯于用英语思考问题，然后用中文写出来，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精义也有较深的体会和感情，金先生的体系，可以说是“西”层十分之九，“中”层十分之一。惟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“中”、“西”各半，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。

张岱年

1981年和张岱年、汤一介等人一起接待日本学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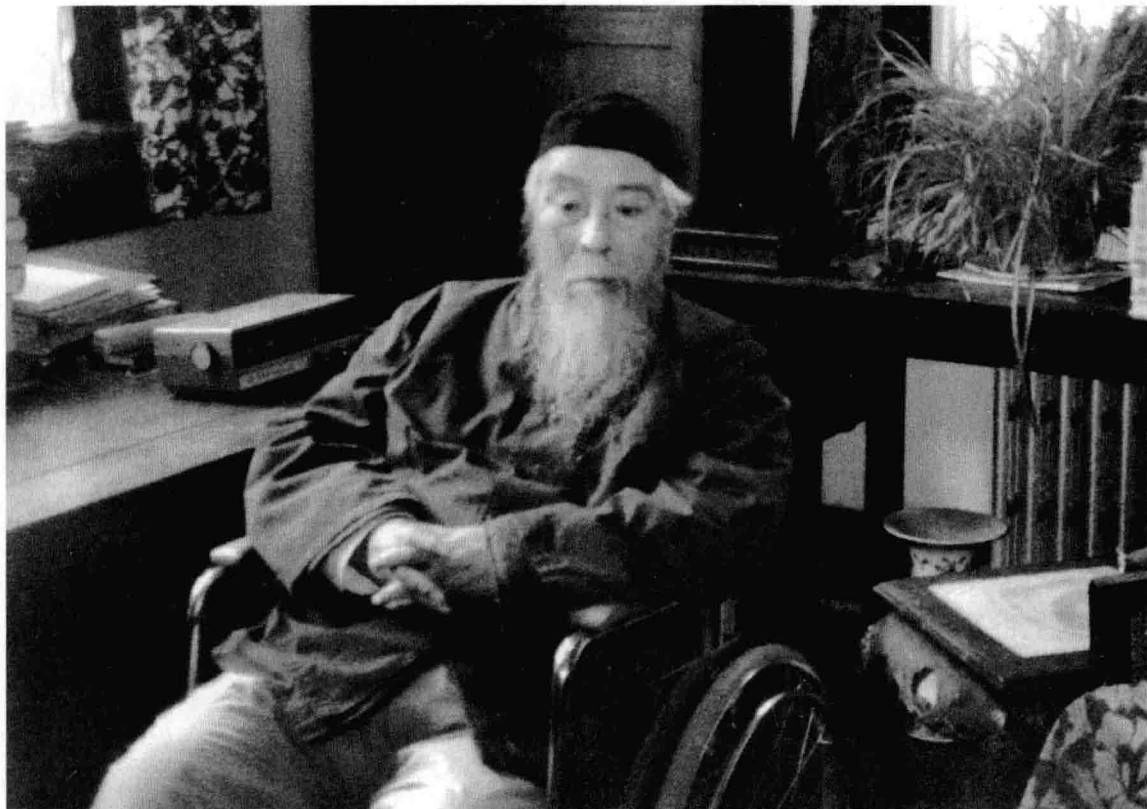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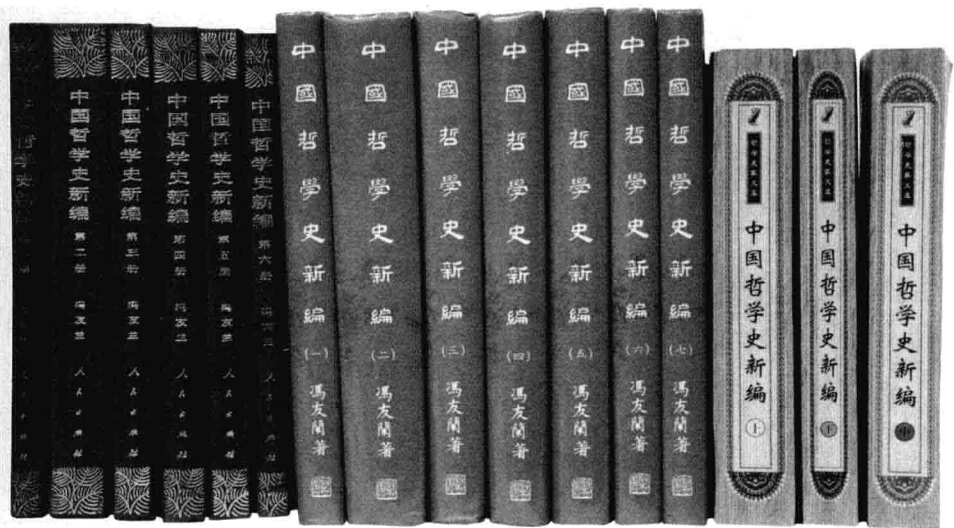
1948年由美国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《中国哲学简史》。

的见解，认为人类的将来定会“仇必和而解”，这些思想都蕴涵在这部用口授方式写成的一百五十万字的大书中。那些蝇营狗苟、利欲熏心的人能写出这样的书么？我看是抄也抄不下来的！这部他八十多岁又从头写起的大书，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，他居然写完了，他是拼着性命支撑着，他一定要写完这部书。有的朋友来拜望，看到老人很累，好意对我说：“能不能不要写了？”我转达这好意，父亲微叹道：“我确实很累，可是我并不以为苦，我是欲罢不能，这就是‘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’吧！”

是的，他并不以写这部书为苦，他形容

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的写作最后是在轮椅上完成的。





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的不同版本。

自己像老牛反刍细细咀嚼储存的草料一样，他也在细细咀嚼一生的知识储备，用来建构他的思想大厦。这里面自有一种乐趣。父亲著述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不做卡片。曾有外国朋友问他，在昆明时，条件很差，图书难得，到哪里找资料。父亲回答：“我写书，不需要很多资料，一切都在我的头脑中。”这也是他成为准盲人后，仍能完成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条件。

晚年时，久病的父亲，偶然颤巍巍地站立起来，总让人想到“风烛残年”这几个字，烛火在风中摇曳，可能随时会熄灭，他是那样顽强，坚韧，他不烧干自己决不罢休。

更重要的是他的专注，他的执著，他的不可更改的深情。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

我读书从来不做笔记，只求融会贯通。我写文章从来不写提纲，只是事先有个大致的想法，便着笔去写，边写边成。做读书笔记若是抄书，已有书在，抄它何益？若是写心得，那只是当时的心得，写文章时会有更新的心得，过时的心得已用不着了。

冯友兰

不能行走，不能站立，起居须人帮助，甚至因为咀嚼困难，进餐须人喂，一顿饭有时要吃一两个小时。不能行走也罢，不能进食也罢，都阻挡不了他的哲学思考。一次，因心脏病发作，我们用急救车送他去医院，他躺在病床上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现在有病要治，是因为书没写完，等书写完了，有病就不必治了。”

1982年，父亲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，他写了一首诗：“一别贞江六十春，问江可认再来人？智山慧海传真火，愿随前薪作后薪。”“薪火相传”一词出自《庄子·养生主》，“指穷于为薪，火传也，不知其尽也”。父亲就像烧了油的木柴一样，前面的木柴燃尽了，后面的便接上去，薪火相传，代代不息。

父亲那一代人责任感太强了。他们几乎无暇逍遥。其实父亲心底是赞成孔子“吾与点也”那一句说话的。曾点说，他的愿望是“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。父亲是欣赏这种境界的。

四十年代，常有人请父亲写字，父亲最喜写唐李翱的两首诗，一首是：“炼得身形似鹤形，千株松下两函经。我来问道无余说，云在青天水在瓶。”还有一首是：“选得幽居惬野情，终年无送亦无迎。有时直上孤峰顶，月下披云啸一声。”

这两首诗，父亲写过几十幅，现在家中只有“月下披云啸一声”那一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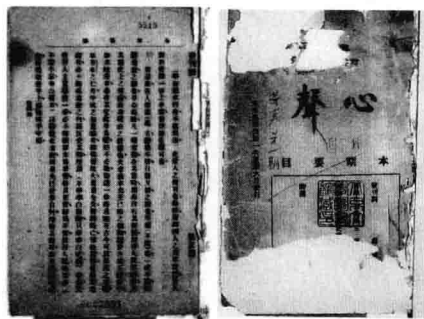
一别貞江六十春
問江可認再來人
智山慧海傳真火
願隨前薪作後薪
一九八二年重遊母校
張百端先生兩政
馮友蘭
有上



1918年与嵇文甫、韩席卿等创办《心声》杂志，这是《心声》杂志创办人员的合影。右二为冯友兰。

(不过父亲写的是“笑”而不是“嗽”，我想这也未尝不可)，没有了“云在青天水在瓶”那一幅。父亲不仅有对事业执著顽强，春蚕到死，蜡炬成灰，薪尽火传的精神，也有着极飘逸、极空明的另一面。一方面是儒家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担得起，一方面是佛、道、禅的“云在青天水在瓶”的看得破。有这样的互补，中国知识分子才能在极严酷的环境中活下去。

很多年以前，父亲为我写了一幅字，录的是龚定庵诗：“虽然大器晚年成，卓犖全凭弱冠争。多识前言蓄其德，莫抛心力贸才名。”后来父亲又为我和外子做过一首诗：“七字堪为座右铭，莫抛心力贸才名。乐章奏到休止符，此时无声



《心声》首期和为《心声》撰写的发刊辞。



与女儿宗璞在一起。

我对冯友兰最深的印象是他
在北京华文学学校里有一次走进我
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些话：

“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你们可
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的发言的
地方。然而，天下没有最后的结
论，天下也没有停顿。《易经》第
六十四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，‘尚
未完成’。”

我认为这是我听到的对西方
思想方法的最有见地的一个评论。

[美] 恒安石

胜有声。”父亲深知任何事都要用心血做成，谆谆教诲我们，不要为一点轻易取得的浮名得意，在寂静中也许会有更好的音乐。每当想到这些，常觉得是父亲仍坐在那里，以手向上一指向下一指，让人想到“云在青天水在瓶”的诗句，可是那其中更深的涵义和境界，有谁能真正领会？

我做完了手术，出院回家，在屋中走来走去，想倾听以往父亲卧房里发出的咳声，但是只有寂静。我坐在父亲的书房里，看着窗外高高的树，在这里，准盲人冯友兰曾坐了三十二年；无论是否会成为盲人，我也会这样坐下去。